

# 论海明威与象征主义<sup>①</sup>

杨仁敬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本文评析了海明威小说中的象征主义成分,指出《老人与海》曾在学界引起一场关于象征主义的争论。有趣的是海明威本人持否定态度,学者们则坚持研究。论文结合小说文本揭示了海明威多个象征物连用、对比和暗示的特点,特别是与人物感情和小说主题密切结合。

**[关键词]** 海明威;象征主义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720(2012)01-0031-06

海明威与象征主义问题,曾经围绕着《老人与海》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后来,这场争论逐渐扩展到海明威的其他小说,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

今天,在欧尼斯特·海明威逝世五十年时,深入讨论海明威与象征主义问题是很有意义的。这必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海明威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特别是他独特的“冰山原则”和硬汉形象的塑造。

欧尼斯特·海明威(1899-1961)是从巴黎登上文坛的。1921年底,他旅居现代主义运动中心的巴黎,接受现代主义思潮的熏陶。一面继续当《多伦多之星》的特约记者,到欧洲各地采访;一面立志当个作家,认真练写“每个真实的陈述句”。他如饥似渴地向斯坦因、庞德等作家和毕加索等画家学习新的艺术手法。他有机会接触先锋派、立体主义和象征主义等表现现实生活的不同技巧,从中吸取营养,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1925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问世,受到欢迎。1929年第二部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与读者见面,好评如潮。他成了欧美文坛一位闪亮

的新作家。

严格地说,巴黎是象征主义的故乡。1880年法国的象征主义运动揭开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序幕。马拉美的诗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1857)和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1857)展现了不同于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创作手法,席卷二十世纪西方文坛,形成了现代主义文学新潮流。文学的中心由英国转到法国。巴黎成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发展的中心。波德莱尔出版了美国作家爱伦·坡的故事集,研究和诠释了爱伦·坡的文艺理论。马拉美和波德莱尔等人接受和弘扬了爱伦·坡的某些浪漫主义见解,如“模糊是诗歌真正达到音乐性的一个成分,即真实表达感情的音乐性。这种暗示性的模糊具有精神上的效果,因而它成了象征主义诗人追求的主要目标。”(杨仁敬,2010:63-64)

二十世纪初,象征主义运动从法国开始,逐渐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它的应用原则也从诗歌扩大到小说等范围。爱伦·坡的文论纠正了一些浪漫主义作品的松散和浮夸,也打破了法国浪漫主义诗人留下的韵律规则,走向

更加开放的心态。文学批评日益发展,为各种小说诗歌解读。法国作家更钟爱美学理论,更常探讨文学问题。巴黎的这种新思潮吸引了爱尔兰诗人叶芝、英国小说家乔伊斯、诗人艾略特和美国作家斯坦因。他们纷纷移居巴黎,继承和发展了象征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斯坦因走得更远,把马拉美的美学原则发挥到荒诞的地步,成了美国现代派小说的奠基人。

斯坦因在《软纽扣》(1914)等小说中用了不少象征主义手法,而且她往往将它与文字的并置和时态的转换以及红、白、绿等颜色加以揉和,形成奇特的视觉形象和叙述时间的模糊性,使作品兼有散文和寓言的特点,具有西方立体主义绘画的艺术效果。斯坦因喜欢将日常生活中很一般的东西写得似是而非,亦真亦幻,让读者自己去联想。有时她所象征的东西,读者只好瞎猜,有时谁也猜不准。

### 1 海明威与学者们的论争

1980年11月,笔者从哈佛大学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卡洛斯·贝克教授时,他曾对我说,他那本专著《海明威:作为艺术家的作家》(1952)的书稿送请海明威过目时,海明威在书稿中所有提到象征主义的地方都打个问号。不过,卡洛斯·贝克后来还是按照自己的原稿出版。这本书出版后,海明威没再说什么。贝克高兴地说,他们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但两人还是好朋友。

海明威为什么反对象征主义呢?贝克没有说明。他是第一个评论海明威象征主义艺术手法的,包括天气、地理和人物三个方面。他的论断获得美国学术界许多人的认同。

1952年,《生活》杂志发表《老人与海》的前言中说:小说中的老人就是年老的作家海明威。老人捕到的大马林鱼就是他高雅的杰作。

鲨鱼群暗指诋毁他的作品和声誉的评论家们。小说反映了一个作家的生存状况。言外之意,这部小说具有明显的象征主义。

这种看法引起了学术界许多人的共鸣,也成了对这部小说争论的焦点。

没料到,海明威对这种象征主义论非常反感。他在1952年12月13日致伯纳德·伯仁森的信中给予直截了当的反驳。他写道,“没有什么象征主义。海就是海,老人就是老人,孩子就是孩子,鱼就是鱼。鲨鱼就是鲨鱼,不好也不坏。人家说的象征主义全是胡扯。”(Baker,1981:780)海明威特别否认鲨鱼群是影射攻击他和他的作品的评论家们。

但是学术界很难接受海明威的表白和澄清。美国学者吉里·布南纳认为,不能用海明威的意图代替对《老人与海》的评论。海明威上述信中的说明是“一个作家意图的直率声明,但是按照作家本人宣称或指明的意图来阅读文本,很可能误导。读者懂得对作家宣称的意图特别谨慎……此外,作家有意识的打算也许跟他们揭示给读者的无意识的叙事模式相矛盾,他们在文本中的含意可能与他们想做的大相径庭。最后,作家的意图还受到读者在文本中所发现的文化视野、意识背景、阅读策略、文学经历、历史倾向、个人偏见和有关价值或缺乏价值的其他因素的限制。”(Brenner,1991:13)布南纳这段话明确地表明,海明威可以直率地说明自己的主观意图,但不能作为评论的依据,否则就会误导读者。

另一位美国学者比克福德则无视海明威的声明,专门评述了《老人与海》中的象征主义特色。他认为圣地亚哥老人在海上遇到的各种海洋生物的行为,揭示了小说对于力量价值的肯定、对于活动的完全投入和对于逆境的探索。他又说,“……所有的暗示最后揭示了

一个基本的自然准则: 和谐的对抗, 即有同情心的暴力、舒服的痛苦、死亡中的生存、年老而旺盛的精力和失败中的胜利。这些形成了故事的结构。”(Sylvester, 1996: 131-32)

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则坚持认为, “圣地亚哥渔民很明显就是海明威自己”。他年仅52岁, 但太浪漫化了, 看起来他是老多了。小说的寓意是显而易见的。作家努力工作, 想写出一部真正的伟大作品, 甚至我们不必将鲨鱼当成文学批评家(虽然这种提法并不都是不正确的)。(Bloom, 1996: 5)可见, 布鲁姆也不同意海明威的看法, 对他有所批评, 也有所肯定, 比较客观。

从那以后, 围绕着海明威与象征主义问题, 学术界进行了热烈的争论, 至今难以平息。

跟卡洛斯·贝克教授一样, 许多人坚持认为海明威不仅在《老人与海》里, 而且在其他长篇小说《永别了, 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等作品中象征主义手法用得很多。虽然海明威似乎严加控制, 仍然用得明显而独特。

## 2 多个象征的连用及与人物心情的融合

在象征主义手法上, 海明威是否受斯坦因的影响还很难说, 但至少他没有学她搞些朦胧不清的东西。像画家塞尚一样, 海明威重视写实, 看得见, 摸得着, 但在巴黎习艺阶段, 适当运用象征主义手法也是很自然的。比如: 卡洛斯·贝克对《永别了, 武器》“高山与平原”的分析, 我看是有客观根据的。他认为高山象征和平, 平原表示战争。一支部队过河涉水, 日夜赶路, 所过之处, 灰尘阵阵, 枯叶飘落。一片秋天景色。那美丽的景色为即将发生的战争提供了一个总背景。他们行走于夏末秋初。枯叶干了、掉了、发黄了、变成灰尘。军队在灰尘中走了, 很快就要走进泥土了。所以, “落

叶”又成了象征中的象征。它仿佛预示着意军将走向失败, 无数士兵将像落叶一样被打散或消失……

不仅如此, 上面的象征又连着另一个象征“雨”。它成了灾难的象征。初冬来了, 带来一场经久不息的大雨。雨又带来一场霍乱。“据查, 军队里仅死了七千人。”七千人病死不是件小事, 作者用“only”, 意在反讽。这里“雨”成了意军的集体大灾难。不过, 那仅仅是一场大灾难的开始。

作为灾难象征的“雨”令主人公凯瑟琳感到害怕。她对亨利说, 她一向是怕雨的。(139)亨利说他喜欢雨。他爱在雨中散步。但雨对恋爱很不利。亨利追问凯瑟琳究竟为什么怕雨? 她答道, “我怕雨, 因为我有时看到自己在雨中死去。”亨利大吃一惊说, “哪有这种事?”她说, “还有, 有时我看见你也在雨中死去。”亨利开玩笑地答道, “那倒是比较可能的。”可是凯瑟琳坚持说不可能, 她能叫他安全。“我知道我能。但是没人能够救自己。”后来她哭了。

在卡波雷托大撤退后, 亨利逃到米兰找到凯瑟琳。酒保向他俩报讯: 警察在抓人。他俩急忙乘酒保的小船, 冒着暴风雨逃到中立国瑞士, 过了一段快乐的日子。最后凯瑟琳难产而死, 小孩也夭折了。亨利在雨中走回旅馆。“雨”终于见证了一对恋人在战火中的生离死别。

由此可见, 海明威运用象征主义是很独特的。他往往能够把多个象征有机地连在一起, 反复出现, 与人物的心情融为一体, 既揭示了他们在不同阶段的情感变化, 又让读者不知不觉地受到感染。《永别了, 武器》中的意大利平原、河流、小路、树木和枯叶都和战争、死亡和悲愁相联系; 而高山、森林、高原则象征着平

静、安宁和平的生活。海明威以高山与平原的对照,展开了打仗的故事情节,并从冬去春来,春雨绵绵,很自然地引出了气候的变换“雨”。然后“雨”与男女主人公的心情结合起来,一直演绎到最终凯瑟琳在难产中死去,留下亨利孤单一人在雨中行走……这种在大背景的象征中贯穿渲染气氛的象征,二者紧密结合,产生了更感人的艺术魅力。

### 3 象征与小说主题的结合

在《丧钟为谁而鸣》里,海明威用“雪”来衬托西班牙游击队山区形势的变化和游击队员内心情感的起伏。小说结构紧紧围绕着“炸桥”的中心任务来展开,自始至终都相当紧凑。“雪”总是与炸桥紧密连在一起。一场意外的五月雪牵动了乔登和每个游击队员的心。小说写道:

乔登、彼拉和玛丽娅告别聋子的游击队营地返回自己营地的途中,三个人望着对面山顶的积雪闪闪发亮。彼拉说,“雪这东西真要不得。可看起来多美!”他懂得点巫术,会预测未来。但她感到“雪真叫人看不透。”(第十二章)他对乔登说,“你的桥叫我头痛”,似乎对炸桥有点为难。乔登乐观地说,“我们可以叫它头痛桥,但是我要叫它像一只破鸟笼似地掉进那峡谷里。”

他们回到自己营地时,雪越下越大。游击队队长巴布洛喜出望外,感到这场大雪很美。他要为这场雪干杯。他整天喝酒,就盼着这场雪。他幸灾乐祸地对乔登说,“这一来,你的进攻就吹了!”巴布洛自私又胆怯,安索尔莫说他是个胆小鬼,巴不得取消炸桥任务。巴布洛以为进攻吹了,飞机不来啦。炸不成桥了。只有雪了!乔登起先很愤怒,后来定心一想,要接受现实,从中杀出一条路来。他对山区夏

天的风雪感到激动。这场风雪打乱了一切。它不仅增加了炸桥的难度,而且引起了游击队内部的思想混乱。他耐心地与巴布洛谈心。吉卜赛人带着满身的雪回营地向他汇报敌情。乔登想起了在风雪里放哨的老人安索尔莫,便带着费尔南多赶到洞外老人放哨的地方,请老人回山洞营地取暖。老人太感激了,这时他不再觉得孤独了。两人加深了相互了解和友谊。这为老人全力配合乔登炸桥埋下了伏笔。

雪,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新灾难,考验着乔登和西班牙游击队员、安索尔莫、巴布洛和彼拉等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不同的内心情感和精神面貌。

乔登牺牲前苦口婆心地劝说彼拉带着玛丽娅离开了阵地,自己受了重伤,仍坚守在山坡的松林里。他用手轻抚身边的松针地,摸摸身前那棵松树,将手提机枪架在松树树干上面。他伏在树后,等待着一个敌军军官上来。他迎着阳光,感到自己的心脏按在树林里的松针地上跳着……他的生命最后化作了一棵松树,永远屹立在西班牙大地上。如果说那片树林象征着西班牙游击队员永不消失的战斗精神,那么乔登就像树林中那棵长青不老的松树,永远和他们在一起!可见,海明威所用的象征物总不是孤立的,而是个体与总体相结合,用得很成功,真是魅力四射,令人叫绝。

### 4 不同象征的对照与暗示

此外,在《丧钟为谁而鸣》里,海明威还用手枪和马刀两样遗物象征乔登祖父的勇敢和忠诚。乔登时刻将这两样遗物带在身边,经常怀念祖父的战斗精神,以此在异国他乡风雪中的山区游击队营地里,不断激励自己,立志杀敌,为炸桥献身。这就使小说的叙述增加了亮点。乔登在怀念祖父时往往与他父亲的自杀

进行对照。他早将父亲自杀用的手枪扔进湖里,象征与他的窝囊废品德决裂。他理解他父亲,但不赞成自杀,所以他为父亲感到羞愧。这种在运用象征手法时一正一反的对比成了海明威象征主义的又一个特色。

在《老人与海》里,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老人、鲨鱼、马林鱼象征什么的争论以外,海明威的象征手法,突出表现在“狮子”的运用和暗示。这一点常常被忽略。老人圣地亚哥一个人独自出远海,从启航前、在大海上与大鲨鱼搏斗到失败归来都念念不忘狮子。“狮子”和男孩成了他困难和危险中的精神力量。他多次想起以前伴他同行的小男孩曼德林,“要是那孩子在就好了。”圣地亚哥老人没有妻室,没有子女。他妻子早去世了,只遗下两幅画《耶稣圣心图》和《科伯圣母图》。原先墙上还挂着一幅妻子的着色照,他一瞧见就很感伤,所以就将它取下来放在角落里的架子上。他没有别的牵挂,出海前睡在铺报纸的床上就做梦了。

海明威将象征青春和力量的狮子与圣地亚哥的梦结合起来,暗示老人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

八十四天捕不到鱼是古巴老渔民圣地亚哥的一大挫折。之后曼德林父母把小孩叫走了,不许他再跟倒霉的老人出远海捕鱼。老人表示理解,男孩不得不服从父母之命。但两人对再次出海充满了信心。老人在出海前睡了个好觉。不久,他梦见了孩提时代的非洲,长长的金沙灘和白沙灘,白得简直刺眼,还梦见了高高的海岬和褐色的大山。如今他每晚都梦见生活在那片海岸上,在梦里听到海浪的咆哮,看到本地的小船破浪前进……(海明威,2007:11)

从加勒比海到非洲大陆,相距十万八千里。老人梦见了小时候的非洲,甚至闻到清

晨陆地微风带来的非洲气息。为什么他在出远海前有这个梦?有这种感觉?

因为非洲沙滩上有勇猛的狮子。老人圣地亚哥八十四天没捕到鱼,空手而归,要再出远门,前面的艰难险阻可想而知。他正需要狮子一般的勇猛精神奋然前行。

果然,他醒来又睡着了,继续做梦。”他不再梦见风暴,不再梦见女人,不再梦见轰动的大事,不再梦见大鱼、打架、斗力,也不再梦见妻子。他只梦见眼前的地方以及沙滩上的狮子。薄暮中,狮子们像小猫那样在嬉戏,他喜爱它们,就像喜爱那个男孩一样。他从未梦见过男孩。他就那么醒来了……(11)

由此可见,海明威用“狮子”这个象征暗示了圣地亚哥老人再出远海前的信心和力量。

当老人在墨西哥湾远海钓到一条比他的小船长两英尺的大鱼时,他的左手抽筋了。他沉着应对,到了中午就好了。他更有男人气概了。他拉着大鱼,做了祷告,想证明他是个有能耐的“怪老头”。他在与大鱼搏斗前又梦见狮子。“为什么狮子成了留下的主要意念呢?”(33)他自言自语,以“狮子”激励自己。

老人抓住钓线,将刀插进鱼头,把鱼从船尾下方拖出来。他吃了几片飞鱼和鲱鳅肉,紧握钓线,又睡着了。但“他没有梦见狮子,却梦见了一大群海豚,绵延八到十英里……”(41)他的心情平静而舒坦。“后来,他开始梦见长长的黄色海滩,看见狮群中的第一头狮子傍晚时下到了海滩。接着,其余的狮子也来了。……他等待着更多的狮子下来,心里很愉快。”(42)

可是,好景不长。一小时后,第一条鲨鱼袭击了老人捕获的大鱼。老人把鱼叉刺向鲨鱼头部,宰了那条鲨鱼。他真希望那是一场梦。“但是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他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打败。”老人这句

话成了他狮子精神的写照,生动地点明了小说的主题。后来,一群巨鲨向他袭来,他顽强拼搏仍寡不敌众。那条大鱼的肉被它们啃光了,只剩下一幅骨架。

圣地亚哥老人拖着那条大鱼骨架回到岸边。他疲惫不堪。从沙滩到家里,一路上他坐下来歇了五次才走到他的小棚屋。他十分感慨,“无论如何,风是我们的朋友,他想。随后他补充道,有时候是。还有大海,海里有我们的朋友和敌人。还有床,他想。床是我的朋友。就只是床,他想。床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被打垮倒反而轻松了,他想。”(63)这里,风、大海和床都被拟人化了,揭示了老人又经历了一次失败的拼搏后的内心感受。它的象征主义是不言而喻的。

末了,老人一躺下就睡着了。“老人正梦见狮子”。(66)这个梦就是对失败的回答。与前面老人几次梦见“狮子”相呼应。狮子是兽中之王,象征着勇敢和力量。它成了老人无言的答复。八十四天捕不到鱼,再出远海又失败而归。但圣地亚哥从不言败,不怕失败,他还会像非洲狮子一样往前冲,积累力量再出海捕鱼!

这里,海明威借用一个象征性的短句作为《老人与海》全篇的结束语,非常简洁有力,意味深长,真可称为神来之笔。所以,不管象征主义是否作为现代主义的一种艺术手法,一到了海明威手里就成了他艺术风格的组成部分,用出了效果,用出了特色,使他独特的“冰山原则”熠熠生辉,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博采众长,自成一格,在反复刻苦的实践中闯出了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

#### 注释:

①本文是中国社科院重点项目、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陈众议主编的“外国名作家学术史研究”分课题《海明威学术史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编号为YZDA2006-3。

#### 参考文献

- [1] Baker, Carlos. *Hemingway: The Writer as Artist*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 [2] Baker, Carlos. *Selected Letter of Ernest Hemingway 1917-1961* [C]. New York: Scribner's, 1981: 780.
- [3] Bloom, Harold ed. *Bloom's Notes* [M].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96: 5.
- [4] Brenner, Gerry.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Story of A Common Man* [M]. New York: Twayne, 1991.
- [5] Gajdusek, Robert E. *Hemingway in His Own Country* [M]. South Bend,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2.
- [6] Reynolds, Michael. *The Paris Years*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 [7] Sylvester, Bickford. *Hemingway's Extended Vision: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M]. PMLA 81 NO. 1, March, 1996.
- [8] Waldhorn, Arthur. *A Reader's Guide to Ernest Hemingway* [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xous, 1972.
- [9] Watts, Emily. *Ernest Hemingway and the Arts* [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1.
- [10] 海明威. 老人与海 [M]. 黄源深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 [11] 杨仁敬. 20世纪美国文学史 [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0.

收稿日期: 2011-9-27

作者简介: 杨仁敬(1937-), 男, 福建晋江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和文学翻译。

---

## Selected Abstracts

**Hemingway and the Symbolism in His Novels** ..... **Yang Renjing** ( 31)

Abstract: Among critics of Hemingway's fiction, a perennial issue has bee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 symbolism. The article takes another look into the artistic devices which Hemingway employed for conveying symbolic meanings in his major novels, exposing their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theme, characterization and linguistic style of these works.

**Poem 63 of Catullus' *Carmina* and the Spiritual Climate of Late Republican Rome**  
..... **Li Yongyi** ( 42)

Abstract: In Poem 63 of *Carmina*, which arguably marks the highest achievement of Catullus' poetic art, Attis is driven by his religious fervor to castrate himself in order to serve the goddess Cybele as a maid. Underlying its surface narrative, we find Catullus' acute perception of the turbulent spiritual climate of the late Republican Rome, characterized by fears of insanity, anxieties about gender identity and a profound sense of crisis rooted in ethical upheavals.

**The Biographical Dimension of Marlowe's Criticism** ..... **Feng Wei** ( 55)

Abstract: Due to the shortage of first-h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Marlowe's biographers have to turn to his dramatic works to find out Marlowe the man. Such an approach presupposes that drama could serve as a reliable source for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of the dramatist. This paper argues against the presupposition, pointing out that Marlowe's biographical image,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an interpretation of his dramatic works, necessarily results from conjecture and speculation, and that a biographical reading of Marlowe's plays inevitably diminishes his dramatic achievements.